

佚存叢書

4 曾
569
11





木村榮市君
贈此書以為
其考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新編圖書



周易下經傳卷第五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三三 乾下
兌上

益極不已必決一陰處五陽之上寧可久而不決
哉然六陽既極一陰又生陰陽消長如環無端此
始復之機而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作易聖人
所以深致意於此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以五陽之盛決一陰之窮其勢若甚易然號令
不出於上則人未知君子之心而小人或加以不

順之名則反有以貽君子之禍漢黨錮唐甘露之事正坐此也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人謂之叛是必揚其惡於王者之庭使人君渙發大號以孚其下則一舉而功可成矣邑小人所居之地也告自邑則邑人知其所去者止於一小人而不濫無辜則無有爲之助者又奚事卽戎以去一就盡之窮陰哉故不利卽戎而後利有攸往也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言必決之理剛決柔也言可決之勢然不中存夬決之志而外示說和之形使陰窮謀深而致毒於君子則所謂理與勢皆不足恃也夫以一柔而乘五剛其罪固在所不赦必暴揚其罪惡於王者之庭而孚發夫大號使人皆知小人得罪於天下非君子於得志之時而疾之已甚也雖決去之易而其心惕若危厲而不敢以自安則今之危乃後日之光也卽戎佳兵也小人之事也以五君子去一小人何用卽戎以肆行殺戮乎是知卽戎非君子之所尙也一卽戎則所尙乃窮矣惟利有

攸往於剛長乃終之時小人之勢不攻而自去蓋
六陽之長不容不盡一陰既極不容不消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爲水所瀦必其上天以及乎物君子之所養必
欲得志以加乎民施祿及下此君子所當爲之事
何足居之以爲德使居以爲德則忌之者至矣是
知澤以及物爲功既上於天不久則必口祿以及
下爲事苟居其德見忌則必危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四陽則壯于趾夫五陽則壯于前趾其勢愈

壯則其進愈銳趾在後而動欲在前初九動欲先
人有壯于前趾之象然位卑勢微而動欲先人使
其往而不勝則小人勢張而君子氣沮適以爲咎
爾爲咎者本非有咎也由其往不勝而爲咎也初
九壯于趾征凶亦往不勝爲咎之意如漢之朱雲
以未見信之小臣一旦欲借尙方斬馬劍以斷張
禹之首狂躁如此其得免幸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危懼之貌號警戒之辭九二以陽居陰處得其
中其去小人也未嘗恃健決之剛內兢戰而外戒

嚴警懼於臨事之日惕號於莫夜之間雖有寇戎
可以勿恤矣如是而後爲得其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翟氏曰頄問骨玉弼曰面顴也九三有應於上
而其勇決之壯見于顏面之間豈不有凶若夫君
子則不然中存夬夬之志而外示和說之形捨其
上下四陽之類而獨行以應之雖陰陽和而爲雨
若與之相濡以沫而實未嘗濡也俟夫小人安之
而不疑一有愠則亂庶遄沮矣如是則功成而無

後患此君子中存夬夬之志所以能終无咎也夬
夬夬之至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處大臣之地當夬夬之任上六君側小人九
五昵比之日久故九四以坐則不安若臀之无膚
以行則不果若足之次且必牽去夫上六兌體之
羊然後其悔爲可亡九五甘於上六兌口之佞聞
君子之言則不信使上六小人猶未去人君之側
則九四亦難乎處大臣之位矣故曰位不當是以

其行次且也聞言不信者以九五向也之聰今爲
小人所蔽而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澤草應夬卦氣象上之窮陰其勢不攻而自去
言猶澤草而生於陸其能久乎今乃使衆君子協
力夬夬以去之以見九五之君昵比小人置於身
側雖柔脆失據之物猶難於決去爲君者當中行
而無偏徇之私然後可以无咎夫君能中行而僅
可免咎者由其剛明果斷爲小人所惑也去一小
人斷不出於已而功乃成於衆君子則其中亦未

甚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勢窮道消无號咷於君子決小人之時以怙
終不悛而必有凶也非君子有無小人之小也當
剛長乃終之時其數不可久也或謂上六无號咷
惟怙終不悛則有凶殊不知使其不終於爲惡則
君子亦無去之之心唐五王不殺武三思及三思
再得志五王不旋踵而及過雖悔無及矣則五剛
豈可恃一柔豈可忽哉苟狐疑不斷以爲仁一中
小人之禍機則非特不免於其身而宗廟社稷爲

之隕漢之亡唐之滅舉君子之類皆殲於小人之
手而國隨以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是爲戒哉



巽下
乾上

夫以五陽決一陰消於上而長於下此姤所以次
夬也姤以一陰爲五陽所求又在下面遇之猶小
人選人乎君子始雖微弱終必難制此姤之柔遇
剛所以爲陽消陰之機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始生四德皆無但以女壯勿用取女爲戒其
不與陰長之意可知矣蓋陽壯則正而大女壯則

邪而遇以一柔而遇五剛是女也其進不正其行
不順乖於止而說之義其可取乎夫陽長至於四
然後爲壯今一陰始生已曰女壯況於浸長乎自
古小人之禍於其至微固已可畏苟君子不悟而
與之遇其禍可勝言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姤之一陰志於消陽若喜其柔巽而與之遇則天
下之難自是構矣所以嚴不可與長之戒也聖人

因姤之柔以不正而遇剛故明夫剛遇中正之理
夫天地以一陰而遇陽是爲夏至二至者天地之
中也品物咸章則萬物皆相見九二以剛遇中正
之君賢聖相遇其道盛行於天下蓋二陰長而爲
遯則臣道亡矣五陰長而爲剝則君道消矣姤之
君臣相遇欲其長久而不至於消亡必以剛遇中
正而後可故天地相遇則有以致咸章之美剛遇
中正則有以致盛行之功於一陰始生之時而推
廣夫天地相遇與剛遇中正之義則姤之時雖小
而其義則甚大

象曰天下有風姤以施命誥四方

天不言以風而號令八風之序行則萬品之命施
矣此天下有風姤之象也姤上健下巽剛健以監
之柔巽以入之施命誥四方之象也五陽在上一
陰在下有君出五言以誥其臣民之象乾爲天巽
爲繩有綸綍自天而下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居卦下一陰始生無以制之則其勢浸長當五
陽求一陰之時而初昵於二貴乎以道制慾益堅

其所守而不爲所牽如繫于金柅之固則柔雖纏綿不可得而轉也金堅也柅止也馬化云在車之下所以止輪者九二貞固以守則吉若有所往而與之遇則必見其凶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羸初若易制苟信其蹢躅難制於後當繫之于金柅以止之慮夫柔道之易以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魚陰類微而在下有民之象當五君一民之時則民爲貴九四本與初應今四以遠民而失其心遂爲九二包而有之九二既爲民主四雖有應反以

遠民而爲賓一遠民近民之分而賓主之義判矣魚既爲二所包則彼固有主安有及賓之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與夬反對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故其爻辭旁通姤之五陽皆有求陰之心九三欲下比乎初六之一陰爲九二所間隔故以坐則不安若臀之无膚以行則不進若足之次且雖危而无大咎者由其間隔於二而其行未爲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二近民包有魚而可以无咎九四遠民包无魚而反以起凶聖人以近民遠民之理於此兩爻反覆而言之則失民之禍其真可畏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材之良指九二言之九五之君用九二之良材以包容其民必高其木大其蔭使下民之愚得所依附若以杞而包瓜使得施于喬木也含章者九五有章美之德含晦不耀求賢以爲用故天祐之爲生賢佐此有隕自天也夫含章不耀謙冲退

抑乃所以爲正苟自耀其章美之德則驕盈滿假之念作非所以爲中正矣志不舍命者志於用賢是乃不廢夫上天生賢之命也姤夏至氣應正瓜匏之時巽爲木有杞梓之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姤遇也初六以一陰而遇五陽故勿用取女上九以陽剛處卦之極不與物遇而動與物觸故上窮而吝然猶勝於爲柔道牽者多矣故雖吝而无咎必欲盡夫姤之義者非剛遇中正不能也姤本乾宮一世卦晉亦乾宮遊魂卦上九皆有角象乾上

九不言角而言亢龍有悔其與物觸可知矣初六乾變為巽故龍亦變為魚易之取象皆可類推

坤下
兌上

萃自遯變遯者聖賢遯世之日也聖賢豈終於遯世哉以遯之初往而居上則遯變為萃商之末世以文王之聖猶晦其明而不用太公望隱於渭濱一旦明良會聚相得益彰此周所以興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人情萃聚則亨通此萃所以亨也萬物盛多之時可以備禮王者思天下萃聚之由盡其所以事宗廟之禮極而至之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心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蓋古之建國左祖右社周之先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宅洛皆斯民萃聚之時而建國之初必以假廟為重假至也王假有廟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利見大人亨由於正也損二簋可用享祭凶年不奢萃用大牲吉祭豐年不儉時乎而萃則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奉牲以告謂其民力之普

存奉盛以告謂其三時之不害祝史無愧辭祖考
皆安樂如是則用大牲而吉有攸往而利矣
豕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王
萃聚也必其下有以順乎上君有以說乎民上下
之情無不順以說此萃聚之所由致君以剛中爲
主臣以柔中而應君臣之間聚精而會神此萃聚
之所以口王者當萃聚之時不以天下奉乎己必
先盡假廟之禮以致其孝而亨于鬼神備三牲魚

腊之奉極四海九州之美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
心此利見大人而亨也聚以正者俾萬邦惟正之
供如禹貢有常物九式有常典如是而後用大牲
而吉斯可以利有攸往矣故聚必以正然後爲順
天命使聚不以正則是違天之命矣雖用大牲而
祭神其我享乎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當萃聚之
時而用大牲非奢也禮所當然也故利於有攸往
蓋天命聖人以大寶之位使之得以成聚人之功
則用大牲而吉者不忘其本也欲聚者人之情天
地萬物之情無以異於人之情觀其所聚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則閉塞離散非其情可知又利見
大人亨聚以正也君臣萃聚之道萬物萃聚之情
豈容於不正不正而聚不能以終日其能盡順以
說剛中而應之義乎彖言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若今之見大人而以聚斂培克媚說其君之心者
利未見而害已至又安有亨通之理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有隄防則可瀦水而潤乎物澤無隄防則上於
地而有潰裂四出之憂故聚而無隄則民生心必
除峙戎器以戒不虞晉武帝既平吳而議去兵尋
致五胡之亂唐元宗當開元之盛而廢府兵一旦
胡雛猝起六軍不及受甲則除戎器以戒不虞人
主可不於萃聚之時而致其謹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五大人聚以正而亨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而
應於不正之九四程氏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
離者故雖有孚而不終由其拘於應以不正而聚
於九四不知捨九四而萃於亨以正之九五豈不
乃亂於乃萃之道若號咷以悔其失一握手爲笑

以盡其歡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以道相投以氣相許可以勿恤其有孚不終矣夫往而應五若有咎也乃可以免咎如其乃亂於乃萃之時由其志亂而不知所擇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以中正引君於當道故有吉而无咎當萬物盛多之時人主求得欲從而心志廣六二推誠信以交孚其君如禴雖薄祭而利用享中未變者人臣引君以當道必於其志未變之初則其用力爲

甚易蓋人主一心而攻之者衆一爲外物所誘則先入者爲主安能引之於當道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陰柔無高遠之見萃已過中而不備乎不虞一旦變生倉卒必至於有無及之嗟果何所利哉如往而應上則知變而爲防猶可以无咎不免於其始之小吝而已蓋上六處已謙巽當萃聚之極人方恃之以爲安而上六齋咨涕洟不能安於上所以保萃聚之功而無過中之失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德不當位而欲以一陽萃三陰於下得無僭君之嫌乎必有大功斯可補過苟无大吉何止有咎而已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得位臣民皆萃之雖可无咎然匪足以孚于大人者必其體元以居正永久而不變則其位可保而亡匪孚之悔矣如其萃有位而元永貞者有未盡焉則志猶未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離既重矣涕沱戚嗟萃既極矣齋咨涕洟乃可无咎聖人知聚極必散而防禍亂之萌寧敢一日安於其上哉



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象周家以木德王積功累仁以有天下聚極必升故次於萃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自下而進乎上由卑以至於高如木得土始雖甚微終有大亨之理六五陰柔天下未見其德

則不能無憂然其德巽而順有以大慰乎民心用是見其爲大德之人則其柔非陰柔也乃以仁爲本也斯可以勿恤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南面而進至於尊位此南征之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凡剛則能外柔則不能自立今六五之柔以時而升至於尊位者巽而順之德無所拂於人心而剛中之賢莫不應之其大亨者以正也天下用此以見大德之人非惟可以無憂將舉天下無不蒙

其福慶矣古者天子諸侯皆南面而立升之南征由諸侯以至於爲天子而其志行矣象周家積德累仁非一日文王由西伯受命而爲天子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生木日長加益而不知此升之象也巽木在坤土之中及其莖甲而出則觸邱陵破礲礪而無窒礙順之長也君子惟其順於德積小以至大由卑以至高其爲升也孰禦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陰柔位卑體巽無應於上若無可升之理惟

能推誠以允而升乃爲吉之大也孟子曰獲乎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乎上矣初六始信乎友故終
能合志於上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之德上應柔中之君猶人之事神也苟
有由中之孚則物雖薄而可通九二之孚有以感
通其君如禴祭之薄在誠而不在物君臣志同道
合所以有喜升與萃反對故孚乃利用禴之辭旁
通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在下卦之上巽木將出乎土若升虛邑无所
窒礙故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反有以
興周家八百年之業方其去豳居岐若有咎也而
反以致吉蓋事樵鬻順也邑于岐亦順也周家之
興其惟順事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固守柔以此致吉天位不可階而升以貞固守

仁為階而升其志於是大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處升之極闇闇在上而不知退其數消而不
富紂之象也若夫處升之極而不已者惟利于不
息之貞而已蓋聖人百歲而心愈精萬世而道常
傳此正理之不息也非純亦不已之文王果何以
當此與箕子之貞明不可息畧同



坎下
兌上

升極不已必困困者剛為柔所揜象君子為小人
所困升象周家所以興困象商紂之困文王管蔡

之困周公豈終為所困哉亦時焉而已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在困而亨由貞固以守其志也小人處困而凶大
人處困而吉此困所以為德之辨也處困窮之時
若有咎也不以其道得之又何咎大凡君子為小
人所困我雖有言彼固不信矣非君子之言固不
足信也困於小人而不之信也有言而不之信奚
以言為哉此尚口所以乃窮也兌口在上而無應
有言不信之象也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陰柔之於陽剛有自下而剝之者有自前後而揜之者今九二爲初六六三所揜九四九五又爲六三上六所揜猶君子爲小人左右前後所夾困故曰剛揜夫陽剛之氣輝光發越今爲陰柔所揜則鬱而不通此致困之由也然亦何傷乎日月之明哉險以說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不失其所亨安土敦仁故能愛豈非惟君子能之乎常人在困則陰柔諂佞無所不至而終不能脫困至於固守其正於困窮之中此大人所以吉也九二剛中有

處困之道剛中則不爲陰柔邪佞而所守益固有言不信尙口乃窮知我其天雖不信庸何傷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中有水則澤有所滋水在澤下則澤無所潤猶君子處困窮之時而不能澤潤生民非困之象乎狼跋之詩周公之致命也東山之詩周公之遂志也匡人之圍而弦歌不輟絕糧於陳而固窮不濫孔子之致命也樂正而雅頌各得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遂志也命在天當致其所至志在我當遂其所求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以柔揜剛然剛終不可揜而柔反受其困坎於木爲堅多心九二坎中之陽堅多心之木也初六在下而欲困之如以臀而自困于株木成王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要其終則小人自受其禍如人自入于幽谷之中而三歲不見者由其自處於幽晦而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以養陽食以養陰中道以養心困于酒食則外失所養而中自若豈君子之困哉朱紱者人君蔽膝之服方且覺悟自上而來利用享祀者但以誠信交神之道感通其君而已當困之時征則有凶未見信也要其終則无咎中有慶者有中道以養其心中有所養則困于酒食何損哉又利用享祀雖質之鬼神無疑周公之心無愧於文武雖誅管蔡而利用享祀也誅管蔡非美事故雖征凶而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九四是困于石也下揜九二是據于蒺藜也連上下之二陰以困君子然君子豈得而困哉特自取凶咎而已大傳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管蔡初困周公及流言既息則自及於禍六三其象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初亦疑九二至是始釋然無疑故其援九二則徐徐其來方其來援之始尙有困于金車之志九二剛中有金之象在下載上有車之象九四其初未知九二之用心故吝然四必援二故有終太公召公其初亦爲管蔡所惑後知周公之志終與之合志在下者應初也四與九二本無應應之是不當其位然道同氣合終必相與故曰有與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九五爲二陰所揜則不得不用刑以治之上則用刑以劓上六下則用刑以刖六三雖以骨肉之親

亦不免於致辟赤紱者臣之服君為臣所困而未
 得其志惟用刑以正其罪然後得與九二合故乃
 徐有說也利用祭祀天地以彰周公之德明已之
 悔悔所以剝別者為陰柔所揜而志未得乃徐有
 說者中直之道其終必伸如同人二五為三四所
 間始雖號咷然中直之道終於獲伸故曰與此相
 類故爻皆以中直言之利用祭祀此心一悟受福
 于天地神祇矣成王迎周公而歲則大熟此受福
 之驗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陰柔之極當困之終其困君子僅于葛藟于
 臲臲之比雖所處有未當然葛藟易解也臲臲易
 安也困極必通故征則吉曰動悔有悔者苟自謂
 其動而悔斯有悔矣蓋他卦動則悔而此反動則
 吉也悔吝之來雖生乎動然當動而不動則猶有
 悔天下之動貞夫一於動之中而不失其貞則何
 悔之有故其吉在於行也



巽下
 坎上

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使八家為井開四

道而通八宅鑿井於中歷唐虞夏商以迄于周而
其制不易是知井之爲卦象周家之太平皆由井
田以致之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
羸其瓶凶

黃帝井田之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
五爲邑此古者井邑之制至周則八家爲井四井
爲邑是邑隨時而改而八家爲井之制則一定而
不易此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无喪无得者不以
古往而有喪不以今來而有得古往今來雖若有

異而井之爲井則常自若井井者秩然有序而不
亂此言井之體也汔至亦未繙井此言井之用也
汔者幾也幾至而未及泉與未施綆者何異至於
羸其瓶則汲井之具微矣雖有是井而功不及乎
物所以凶也坎爲水巽爲木爲繩巽木入于水有
繩以汲之非井之象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木巽乎水而上水以爲用則井養之功不窮矣剛

中指二五而言君子所養剛中而不變猶井之互
古窮今而不移若夫有是井而功不及乎物又何
貴乎井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行於木之上與夫巽乎水而上水皆木上有水
之象君子體井養不窮之義故勞來其民而勸相
之勸者勸其力之所有餘相者相其力之所不逮
君子盡勞民勸相之道則斯民莫不相與出力以
養其上此木上有水井之義爲之田畷以飲食之
爲之蜡以休息之此勞民也開之農桑勸之種植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槲不蠶
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如此所以勸之也以興鋤利
毗以峙器勸毗以強予任毗如此所以相之也東
山之四章七月之一篇皆勞民勸相之意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井以清潔爲貴初六以陰居下上無其應無有爲
之浚潔者其泉注下泥穢而不可食舊井廢棄日
久禽且不至況於人乎君子惡居下流正以此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之爲用自下給上谷之爲物自上注下九二以剛居中井之有泉者也使廢而不修則水下注蛙魚而功不及乎物射注也子夏傳曰井中蛙爲鮒魚甕所以居水而致養甕既敝漏與羸其瓶何異无與者無應於上象無有爲之渫治者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井已潔而人不食象君子才爲可用而不能必其用故見之者皆爲之惻然隱憂可用汲而人猶不用求爲可知爾如有王者作能明其有可用之德則人斯食之而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柔正而在上卦之下功將及物既渫之使潔復甃之使完則其自修者至矣猶君子修心養性無不用其至斯可以免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之性以清爲正味以寒爲美冽清也坎正北方之卦九五坎中之陽得水之正性故其泉清冽而味寒井以上出爲功故六爻愈上愈吉愈卑愈穢井至於五而冽寒其美無以加矣象君子養其德

性既成由不失其中正之本然者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井之收功處井貴上出惡居下流幕則不用與無井同井至上而大成成已也收而勿幕成物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勿幕也有孚元吉者渫滄清冽取信於人之日久功之及物者無窮矣是井至於上而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離下兌上

兌為澤離為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此水火

相息而為革也兌金在上離火在下相守則流此金火相守而為革也卦四陽二陰有大過棟橈之象此象人事所當革也故以革名卦以大過之初二兩爻相易棟橈之象革而為元亨利貞矣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可與守常難與適變已日乃孚者不信於未革之前而孚於已革之後也聖人當革之時盡革之善始雖未孚至於事已之日人見其利則乃孚矣然已日乃孚必盡元亨利貞之義然後其悔斯可亡元亨利貞者四時之運

當革而革非有所愆伏也使秋興震治冬行夏令其能盡元亨利貞之義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貞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坎乘離則既濟兌乘離則爲革然坎水離火相濟則成相息則滅兌金離火相息則勝相守則流此革所以異於既濟也太玄曰相生者父子之道也相治者君臣之德也兌金離火相克以相勝相治以相成此水火相息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而曰革睽卦亦以離乘兌然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其志睽乖而不同行非若革之兌金則受離火以成功也當其始革民不知所從及其已革治定功成始信夫革變之善也文明則足以革鄙野之弊斯有以說乎人心革必至於大亨斯盡革變之利非出於至正安能得其當革而得其當則其悔斯可亡矣一或不當其咎可勝言哉故陰不極則陽不生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也亂不極則治不形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當革之時雖天地

聖人不能違此革之功所以爲甚難而革之時所以爲甚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澤水也水中有火革變之象也故水火不相革則不能以致用四時不相革則不能以成歲治厯明時所以致日月歲時無易而百穀用成也革之卦序第四十九四十九者大衍之用大衍爲天地之樞此治厯明時之所從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事有當革者有不當革者時有可革者有不可革者初九有其材而無其位性明材剛炎上好進不量時度力必有不當位之咎故戒之以鞏用黃牛之革言其當以中順之道自固以去其輕躁之習而不可有爲也遯六二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蓋以革之初上相易則爲遯故其義旁通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文明中正人皆說之是已日也乃從而革之故往則有吉而无咎行有嘉者謂其見於行事則有嘉美之功蓋革之不當則有悔革之而當則有

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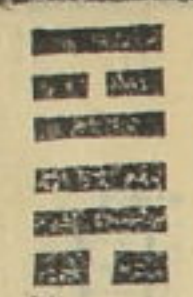
大凡令不過三處革之時發號施令至於三而復往以有所變革故征則必凶雖貞亦危蓋革之號令至於三而成民無不孚者若夫既信矣而復有所變革則朝令夕改而民不知所從故曰又何之矣盤庚將遷毫作盤庚三篇成王將宅洛作洛誥酒誥梓材此革言三就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革命之大臣當革而革故其悔乃亡也下卦三爻象方革之初上卦三爻象已革之後有孚改命吉者其誠信素孚於人雖改命而亦吉九五革命之大君九四改命之大臣古者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皆出於大君所錫九五大入既革天命於上九四大臣斯改爵命於下此革命改命之別也信志者事未爲而其志已見信於人故曰信志命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之類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天既訖殷命而殷之諸侯乃受命於周此改命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一也在乾則象龍之飛在革則象虎之變飛
龍在天不可階而升所以象其神也舜禹以匹夫
而有天下非龍飛之神乎虎變咆哮則其威靈氣
焰足以動人所以象其威也湯武之放殺桀紂非
虎變之威乎虎變之威象以干戈得天下故大人
虎變不待占而後有孚其文炳者文德炳然著見
也書曰湯始征自葛始天下信之非未占有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孚面順以從君也

豹者虎之類有湯則有伊尹萊朱之徒有武王則
有太公望散宜生之徒此皆豹變之君子其謀謨
韜略蔚然而茂密斯能助大人虎變之威征凶居
貞吉者功成身退故征則凶居貞則吉君子既豹
變於上小人斯革面於下革面者向之北面於夏
商而今則北面於湯武矣至此則天下小人皆北
面而臣之有不順以從君者哉



此其下
離上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之象最著初象趾三陽爻象
鼎之形五象耳上象鉉享上帝養聖賢用之故爲

帝王神器

鼎元吉亨

昔禹得九牧貢金鑄爲九鼎以象物爲帝王之神器國家之重寶有夏失德鼎遷于商商有失德鼎遷于周元吉亨者大吉而亨也人君寶九鼎之重以鎮其國家得之則興失之則廢國之廢興係乎鼎之存亡則鼎之爲器其元吉亨可知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象惟鼎象最著以木巽火者火無成形麗於木而有形木不自用巽乎火以致用而亨飪之用著矣夫鼎之亨飪豈適口體之奉哉聖人推此以享上帝養聖賢則鼎之用大矣蓋祭祀莫重乎上帝賓客莫大乎聖賢特舉其大者以該其餘爾亨以享上帝者郊之報也特性用犢不主於盡物明堂之享帝也立酒大羹不主於極味以少爲貴者謂其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也以簡爲上者謂其貴誠尙質無惡其略也則禮之用於上帝者惟致其敬而已大亨以養聖賢者用於養老則

有執醬執爵之儀用於宴饗則有體薦折俎之奉
非徒爲是虛文也享帝尚質不貴味故言享養聖
賢備禮而貴味故言大亨享上帝所以盡報本反
始之誠養聖賢所以示尊道貴德之意聖人極鼎
亨之用而備其味以養聖賢者欲其資之以成德
也故自處以謙巽而耳目之聰明斯益廣剛本在
上今以柔進而上行不恃其尊以下乎賢斯能得
其中以應乎剛此所以元亨而永保夫神器之重
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所以用之者鼎也非鼎則木上有火之
功不著君子推鼎之用以盡天人因成之理蓋一
人正位於上則公卿百辟凝命於下凝巖肅之貌
也以卦體觀之有一人南面而出命大臣巽順以
承命之象巽爲繩有綸綍之象方鼎取新之時在
內則公卿大夫士在外則公侯伯子男莫不有其
位而所以正位者必凝君之命而後定也使不正
位以凝命則雖有粟吾得食諸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否以致潔去故而取新故鼎雖顛趾而未悖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則未悖所以无咎夫鼎有取新之義聖人之於人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責其所素故鼎以出否爲利而求之大備則天下無全人矣妾有子其所出雖卑下苟利於宗廟社稷則可以出否而取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蓋子既貴則母斯從而貴矣顛趾若有咎而出否從貴則无咎也古者舉士於魚鹽取人於夷虜者如此異爲長女而在下妾婦之象也蠱初六有子考无咎亦在巽體皆取伏震之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士無賢愚入朝見忌九二剛中有可用之實忌而仇之者有疾我之心但使其不我能即則吉矣能謹其所之而不爲所害則我仇雖有疾我之心可以終於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六五黃耳爲鼎之主九二剛中爲鼎之鉉六五虛
其耳以受鉉而九三忌其賢而問之是與鼎耳革也
則其行塞而不能自通乎君雖處正位凝命之時
有九鼎八珍之味如雉膏之美且不得而食之苟
能去其忌賢之心則與六五陰陽和而其悔可虧
矣方雨而悔已虧固無俟乎久也悔旣成而虧之
猶可保其終吉若不變于初而與鼎耳革則失君
大臣之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三公鼎足承君君之所恃者股肱得人也九四以
陽居陰不正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
任重必不勝其任以敗乃公事而覆公餗則併與
其身及之矣故其形渥若而凶也彼其始不量力
以居大位人皆逆料其不勝任而九四不之信及
至覆餗形渥果若人言則其所自信者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謙柔於上黃耳之象也以柔應剛金鉉之象
也鉉以貫耳耳以受鉉而鼎始有亨飪之用今黃
其耳以受金鉉是虛中以受實所謂巽而耳目聰

明也夫虛中以爲本受鉉以爲用利乎貞固以守此道中以爲實者以巽順而廣一己之聰以謙虛而盡天下之美虛其中以受實故曰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鼎貴於元吉亨而上九大吉无不利皆由玉鉉以致之蓋六五下應九二之剛金鉉也上尊上九之賢玉鉉也凡天下之圭璧其章金玉其相者互皆推誠而與之交際合見聞以資乎己則巽而耳目聰明是以元亨之效於是爲至蓋上九之德温潤堅實有如玉然温潤柔也堅實剛也置之於上而

處賓師之位如鼎之有玉鉉以其剛柔節也豈不益增夫鼎之重哉又上九之剛與六五之柔相節如玉之堅實而温潤故曰剛柔節也



震下
震上

雷者地之陽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必震動而出於上坤一索於乾而爲震故其出則代父祭則主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卦以一陽處二陰之下鬱塞而不通奮發而成聲則爲雷雷聲一震而萬物達此震所以亨也虩虩恐懼之貌啞啞笑語之聲人情因震驚而知恐懼

反以致後日之福雷有震驚百里之威人情莫不
惶遽而失措惟長子於主祭之時神完而守固優
游自若而不喪其匕鬯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
百神享矣
豕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虩說文以爲蠅虎虩虩有四顧不寧之貌震來虩
虩因恐懼而致福故笑言啞啞後皆有則不至於
越法而亂常震驚百里遠近驚懼而能處之自若
則其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也震爲長子
出則主器人之所守不觀諸平居閒暇之時惟觀
諸倉卒急逼之際蓋於倉卒急逼而不失其常則
其力量足以鎮靜寬裕足以制變不喪匕鬯如舜
之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也范諤昌證墜簡
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句上脫不喪匕鬯四字其
義或然陸氏曰匕者撓鼎之器先儒皆云以棘木
爲之長三尺棘取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
鼎而加羃焉將薦乃舉羃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
是也所以載鼎實也鬯者秬黍之酒其氣調鬯故

謂之鬯也或曰以鬱金草和酒有芬芳調暢之氣
人君於祭祀惟七升體薦酌酒灌地則親之其餘
皆不親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器求淵者六以棘
洊重也仍也雷聲震驚洊仍而不止君子恐懼以
敬天威修省以應天變則今日之恐懼所以爲後
日之福也天下之理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有
大震動然後有大功業大傳所謂功業見於變是
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與繇辭同只加一後字蓋初
爲卦主故其辭不易如屯初九爲卦主言利建侯
謙九三爲卦主言有終也後笑言啞啞者君子始
懼則終寧小人始慢則終懼則聖人設卦之大旨
故諄複而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初九陽剛震動於下其勢莫禦而六二以柔乘剛
可謂危矣當震來之危億兆之衆皆有所喪貝者

人所寶而用者自失中無所守者處之不能以須
臾寧惟六二中正自守視之若無處於至高之地
而超乎事物之表居靜以制動及震數既周則雖
勿逐而自得震爲少陽共數七七則震數周九
陵至高之地也乘剛者震來之危非六二有以致
之特其所乘者初九之剛爾則其得喪危厲何足
以動夫中正有守者之心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無中正之守當震驚之時則恐懼而省悟及
震驚之後則尙迷而不知當震驚之時則行而無
眚及震驚之後則安意肆志而不知變其能無眚
乎原其所以蘇蘇於震驚之時而不能省悟於震
驚之後者由其處不當其位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爲國大臣當震驚之來以陽居陰遂泥而不
知變則無光大之功必歷變履險而後可以弛震
驚之患故宅百揆者禹也而治水徂征亦禹也攝
政者周公也而膺戎狄驅猛獸亦周公也古之君
子惟其處震驚之時能應變而不窮所以成光大
之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猶言來之坎坎也上體之震方往下體
之震復來其危可知蓋六五乘九四之剛而應乘
剛之六二故震往來之辭獨見於此六五之君處
往來皆危之時能保億兆之衆而無喪者以其有
事乎震驚之中不倉皇而失措也危行者謂動於
至危而其事皆在乎中所以處震往來厲而大无
喪也夫大震明來以中節之震往來厲以中行之
六五之君其事皆在乎中故能承天地百神以爲

祭主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事在中者有事于
宗廟之中震驚百里而能不喪也鬯則能保宗廟
社稷而大无喪鬯豕皆指此而言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
也

居震驚之極而過乎中是其內已失所守矣故內
之神氣索索而不存外之瞻視矍矍而不安中無
所守而欲動以求免乎震驚之患則其征也適以
致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蓋震驚之來禍患已

及其身則無及矣方及其鄰而知恐懼則猶可免
咎婚媾指六三言之六三不中不正有不當其位
之責上六宜無拘其應而守畏鄰之戒則可以无
咎彼雖我之婚媾有言焉勿恤也蓋處震驚之極
而求以免難得无咎足矣安能免婚媾之有言而
昵比於禍患哉中未得者內失所守也畏鄰戒者
外知所懼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二
五皆言億諸卦皆無此雖皆寓恐懼修省之意亦
於爻義各有辨也

艮上
艮下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止得其所也八卦致用始於
震終於艮故爲止艮之卦體象人之背立故有止
之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心之慾無窮患其不能止者蓋不知止於無慾
之地也背者所慾不存之地庭者與物交接之所
艮其背者止於無慾之地則內心不動故能忘我
而不獲其身行其庭者行於接物之所則外誘不
入故能忘物而不見其人忘我則止亦止也忘物
則行亦止也物我兩忘內外兼止又安有人爲之

累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時止則止者止之止也時行則行者行之止也止之與行不膠於一而皆得時中則其道光明盛大而無所累
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爲知止而不知時有我者未忘猶爲不知止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者艮六爻陰陽皆敵敵而相與則物我交戰敵不相與則物我相背而情慾自遠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兼山之象兼山者連山也止物莫如山
遇山之連而可不知止乎人不知止皆由於思出其位思不出其位如艮之止則內慾不生外誘不至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咸六爻象人相向艮六爻象人背立故咸初六言拇取向人之象艮初六言趾取背立爲義拇向前

故好動趾在後故不動於艮之初而艮其趾斯能
无咎利乎永守其正而不失也蓋初六木不正慮
其以不正而動故有是言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六二居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在股之下動則有
所拘攣而不獲拯救其上之失惟隨順其上之動
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夫在上有當正救者有當隨
順者苟當拯而隨是謂詭隨六二居中得正而居
下體之中上之人有失則拘攣而不獲拯救當知

時行則行之義不可一於止也時止止也時行亦
止也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未退聽之義艮
其腓者行中之止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限有限制內外之意九三過中不能止於無慾之
地而剛制乎內外之限使內慾不生外境不動其
可得乎蓋不能止於無慾之地而欲力制乎內外
之限不出而與物接則已如一出而與物接則利
慾之來紛列乎夤夤之間而其危厲熏炙乎其心
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雖非中而能止其身於至正又何咎之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雖非中正而止得其中言既有序則悔斯可

亡艮其輔非不言也或默或語俱得其當所謂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六五雖非正然聖人立中

以生正故曰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厚德監人是謂敦監以厚德處已是謂敦艮上

九處一卦之終止於至厚以終其身非於止而知

其所止乎止於厚而不止於薄此君子所以終其
身也



艮下
巽上

漸自否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變否為漸有進而
為泰之理大凡吉君子之進退當有其漸故六爻
皆以鴻象之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春北去隨
時進退者莫如鴻女歸鴻漸其旨則一

漸女歸吉利貞

內以巽順為德外以止靜為行進之漸者無若女
之歸也女歸不漸則奔也漸則曰歸速則曰奔故

女歸以漸則吉也凡君子之進如女歸之漸然後
吉聖人制爲婚禮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之禮必待六禮之備然後歸此漸之義也鴻之
漸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陵于陸之別不猶禮之
備乎于陸有兩爻故六爻象六禮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自否來坤之四成巽女歸也乾之三成艮男下
女也女歸而得其位進以正也夫漸之進不一未
有犯分躐等而進者漸專以女歸爲義蓋天下國

家之本禮義廉恥之大無若女之歸也故娶妻非
媒則不得非卜筮則不從自問名納采以至于親
迎莫不以漸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命之祚
階諸母戒之西階之間三日廟見而後成婦如是
而歸則正正則吉君子之進正已爲先已不先正
未有能正人者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
人臣之進也凡人之進以漸得位則往必有功其
進不以漸則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仕不由其
道而志於速進猶女之淫奔其有生育之功乎進
必以正者貴乎進以禮進以禮則無不正矣正已

而物正則可以正邦也凡進以漸則不失正進不以漸其失正者多矣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人臣可進以正之時也惟能止於下而漸於上則其動斯不窮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之高而木生於上必以漸而進然後根深蒂固愈高而不危如不以漸則傾危立至矣君子有賢於人之德其居於己也非一日其化人也非一朝雖不求善俗而人自景仰之德愈高俗愈化猶木之漸於山可以美其山君子居是俗可以善其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易一卦六爻之內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焉姑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物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身也卦言女歸象言得位爻言鴻漸象言善俗無嫌其不同也論者率拘於說卦之所已言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聖人未嘗言之如震爲龍而乾亦稱龍乾爲馬而坤亦稱馬坤爲牛而離亦稱牛皆說卦所未嘗言八卦無鴻而漸稱鴻易之取

象不拘於一說卦姑舉其畧使人觸類而長之也
漸六爻何以有鴻之象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
春北去故其來則以賓言之鴻之來賓其進有漸
其飛有序其歸不久古人謂賢者爲嘉賓蓋知此
意于者水之涓鴻之初以漸而進未遠於水故曰
于大凡君子之進則小人之危漸進之始安能免
小人之有言其能免於咎者凡小人之厲而有言
是乃君子之義適當也又初六以陽居陰進不以
正也始進不正則小人有言於義爲无咎其咎在
君子而不在小人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石之安平者也水中所有自于而磐其進漸遠
其處愈安猶人臣漸進以食君之祿衎衎者和樂
自得之貌也君子之行道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鴻漸于陸象夫之征于外也夫征而離其羣則失

閑有家之道婦孕而不育則失貞婦之節蓋夫征而不返則凡可醜可愧之事皆有以致之故婦不盡其爲婦之道私孕於家而不育矣爻不先咎其婦之失道而惟醜其夫之離羣此豈專於婦之罪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九三一爻蓋明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非木棲之禽以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如鴻之漸木或得其平衡之桷然後得進以安身苟有一不

正則君子不進矣六四巽體也順以巽則其動不窮進以正則可以正邦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君位也而以臣居之故此爻以婦爲言婦者妻道也凡天下之物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鴻水禽也今乃漸于陵猶人臣而處君位豈其心之所安哉故猶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也婦三歲不孕則守貞婦之節雖有強暴不得而侵陵伊尹周公雖攝位行政而終守臣節蓋守臣節

者伊周之所願而攝位行政者非其所得已故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陸者路也漸陸有出仕之象此卦九三上九皆言鴻漸于陸者九三鴻漸于陸象人臣進以此道也上九鴻漸于陸象人臣退以此道也九三進而不知返則有離羣之醜上九進極而知退則曰可用爲儀吉此吉凶所以相反蓋上九鴻漸于陸乃急流中勇退人也故爻贊其進退秩然有序可用爲

法而不可亂其羽可用爲儀者謂鴻之羽知進知退而異於凡羽也



兌下
震上

歸妹自泰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歸妹正嫡爲后其餘則爲姪弟媵卦以少女配長男所以廣生育重繼嗣也少女爲妹婦人謂嫁曰歸故以歸妹名卦

歸妹征凶无攸利
四德並無直以征凶无攸利爲戒者長男在上少女說而從之若不待禮而行其征必凶果何所利

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長男配少女震東而兌西震爲陽中萬物以生兌
爲陰中萬物以成此天地之大義也家人言天地
之大義則取男女正歸妹言天地之大義則取其
以少女歸長男故天地交而成震兌震兌交而生
萬物使天地不交則萬物何由而興蓋歸妹乃男
女之終而夫婦之始不以說動而以德進關雎樂

得淑女蓋以德爲主而少女之歸徒欲以色爲說
則其征必凶是德不當其位也妹少女也女少則
有柔媚之態君心一爲所惑則易於以柔乘剛柔
乘剛則分不正矣何所利哉六三之柔乘九二之
剛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故有是戒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於上澤感于下倡之者陽應之者陰必正於
始所以永其終陰不干陽女不乘夫所以知其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微而在下上無正應娣之象也剛而且正女之
貞也故有跛能履之象娣姪雖微皆得以進御於
君故征則吉歸妹以娣古今常道以次承君吉在
相承也兌反巽巽爲股兌折之跛能履之象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窈窕淑女幽人之貞也跛而能履眇而能視象娣
姪當以跛眇自處不敢與嫡均也故能安其分而
未變常九二所以有眇能視之象者自二至四互
體離離爲目而兌毀之眇之象也以剛居中能視

之象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六居三德不當也以柔乘剛行不順也以說求
進動而非禮上無正應無所適從必待正嫡之歸
貴然後反歸于嫡而以娣姪從象言歸妹以須者以
言德未當其位也不當其位之象其於亦中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九四處下卦之上下卦三爻象已歸而爲娣矣而
九四處諸娣之上獨遲歸有時是歸妹愆期也古

者女子以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今九
四已愆期而猶遲歸有時蓋待禮而行也與其非
禮以從人寧若愆期而待禮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象后妃之正位也執謙守柔與泰
之六五同意卦自泰來故六五皆有帝乙歸妹之
辭君謂后也古者諸侯之妻亦謂小君以德爲貴
不以色爲說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嫡

不以服飾爲貴而使其娣之服飾有加於己欲其
得以進御於君寧不如也帝之歸妹之辭曰無以
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則
其惠及賤妾可知月幾望則不敢與至尊並其位
雖正乎中而能以貴行乎謙所謂貴德而不貴色
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既成曰夫婦未成曰士女娶妻所以承先祖而奉
祭祀頃筐所以采蘋蘩而供婦職謂之女則未成

婦也承筐無實則不可以奉祭祀古人祭祀君親
割牲士刲羊無血安可以奉祭祀哉筐無實羊無
血則不足爲夫婦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尉李鼎舜舉而編集

其真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李鼎熙績曾校正

周易下經傳卷第五

